

掩護友軍 成功突圍

——解連長集合全連官兵，以堅定語氣下達命令：「立即出擊，解救第四連。」

民國三十六年九月起，共軍經常在洛陽周邊出沒，十月九日夜，共軍開始攻擊洛陽西關周公廟據點，露出覬覦洛陽的警訊。

當年十二月一日起，二〇六師奉命防衛洛陽地區，維護鐵路暢通。原任師長蕭勤少將榮調，由邱行湘少將接任師長，當時我擔任第五連第三排第七班上士班長。

師於洛陽城外選定要點，依地形特性，配置兵力，構成第一道防線。師主力運用洛陽城牆和護城河，構築主防禦陣地。第一團為預備隊，在洛陽中學和西北城角地區（含城內、外），構築兩處相互支援的核心陣地，策訂、演練逆襲及城市作戰計畫；師砲兵行一般支援；師指揮所，位於洛陽中學。

三十七年三月八日夜，共軍試探性攻擊洛陽東關「九龍台」，拂曉前即撤退；九、十日夜，再對我城外各據點行擾亂性攻擊，判斷為偵查我兵力和火力部署。新安、伊川及黑石關等地區，皆有共軍集結。

師於九日上午，命令各部隊進入防禦陣地，繼續加強戰備。師直屬部隊及第一團第三營，防守洛陽中學陣地。第一團（欠第三營）防守西北城角陣地。

十一日，第一團第二營第四連，在洛陽西車站構工，至下午二時許，突遭共軍包圍，緊急向營長李萬貴少校求援，營長即命第五連連長解顯中上尉，儘速向西車站附近之

敵攻擊，掩護第四連撤回。

解連長集合全連官兵，以堅定語氣下達命令：「立即出擊，解救第四連。」全連依次由城牆角既有隧道出城，在乾涸的護城河遠岸展開。連長於現地下達攻擊命令。目標在正前方約七百公尺火車站及右側小高地，由右至左按一、二、三排順序展開，以「兩翼包圍、正面牽制」，向日標攻擊，六〇迫

【作者速寫】王克宗先生，民國三十五年從軍，曾參與戡亂作戰，七十年退伍後轉任公職，至八十一年退休。



↑民國一〇二年春，王克宗、周寶英夫婦（二排右二、三）和兒孫合影。

擊砲排即在此地佔領陣地，以火力支援；連長率領第三排前進，見紅色信號彈，立即發起攻擊。第三排攻到車站候車室，連長指示：「三班併列，出站房右轉，沿鐵路向東攻擊。」連長話聲甫落，我們三個班長領頭，全排蜂擁衝出。

此時共軍四十餘人，以兩路縱隊，沿鐵軌兩側緩慢向西前進，先頭距我們約六十公尺，看到我們忽然出現，驚慌失措，回頭就跑，我前方三支衝鋒槍、三挺輕機槍，立即掃射。一瞬間，共軍二十多人死傷，另十多人連滾帶爬向鐵路兩側低窪處逃竄。

第三排繼續攻到一堵矮牆西側，共軍五十餘人據牆頑抗。第一排自右翼實施包圍，共軍見狀不利，即向北奔逃，來不及逃走者，均棄槍跪地舉手投降。

第四連終於在本連掩護下，迅速撤回，並由第二排掩護，全連逐次撤回城內。此次出擊約兩個半小時，俘獲共軍二十餘人，步機槍三十餘枝。但第九班上兵曹麟軒不幸陣亡，另王甫之等八人負傷，送野戰醫院急救，本連圓滿達成任務。

終戰後，共軍對城外各據點，全面發動攻擊，槍聲、砲聲驚天動地，我軍沉着應戰，師砲兵全力支援作戰。

夜間十時許，天候驟變，西北風呼嘯，挾著陣陣豪雨，穿著棉大衣猶難禦寒。但我軍有堅固碉堡，單兵有掩體，既能避風，又能發揚火力；而共軍部隊暴露於狂風暴雨中，成了落湯雞，尤其棉衣濕透，負擔沉重，行動緩慢，且有失溫之虞。

約至翌日零時後，槍砲聲由稀疏趨於沉寂，判斷共軍已撤離。官兵英勇作戰，加上老天助我，贏得此次勝利。

另類從軍報國

——對門汪長根伯伯和汪媽媽，看到陸軍通信單位招考技術雇員的公告，特別來告訴我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，高孝榮女士，考進陸軍通信單位後，志業畢進服務。

我在眷村出生、長大，小學成績大都在前三名，還會畫畫，曾當選模範生，得過演講比賽獎狀，畢業時榮獲「校長獎」，長輩誇我是「天才兒童」。

上了國中，能力分班，也算排在前段班，只是已經沒有什麼「天才」一般的表現。高中也沒考上理想學府，僅就讀農工職業學校電子科，功課總在及格邊緣打轉，但自二年級擔任學校升旗典禮司儀之後，岡山鎮舉行各項慶祝活動時，我都奉派擔任司儀或是擔任文告「恭讀」者，且各項演講比賽也是名列前茅。

畢業後，同學們不是到加工區工作，就是投考技術專科學校進修，我立志投考政戰學校美術系，學科成績不錯，可惜術科沒通過；以當時的家庭境況，無法拜師加強畫藝，只能靠著自己興趣，看書臨摹，談不上繪畫技巧，就算擁有滿腔熱血，技能達不到水準，也是沒用。



↑民國六十九年一月，徐志遠於陸軍通信單位擔任通信修護員。

過遠門，正在擔心如何前往時，爸爸的一位同事，在考試前一天特意來到我家，因為他的乾女兒同樣通過初試，希望我倆做伴一同前往。於是，我倆搭乘從岡山到中壢的夜間平快火車，參加第二天一早八點鐘的考試。一路上，那位朋友沒事，我卻因為暈車，吐到快掛了。

到了龍潭已經天亮了，頭暈腦脹、昏昏沉沉地進了考場，一看只考智力測驗，就把答案填滿交卷。過些時日，接到錄取通知單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後來聽長官說，我們還是歷來智力測驗成績最好的。說起來，這是民國六十八、九年的往事，也是一段難忘的經歷和回憶。

回想當年，我立志進軍校不成，仍有幸進到軍中服務，擔任通信修護員，也算是一種形式的從軍報國。

煙窯樂

——把蔗葉捲成一束一束，源源不斷地往窯裡送，直到土塊燒成紅紅黑黑熱烘烘了，便堵住洞口……

今年初春，和太太到大崗山健行，從阿蓮往岡山中途中，看到路邊二戶人家前的空地上，堆了一個土窯，不禁想到幼時曾玩過的煙土窯，便立刻下車，請問主人能否拍照留念？主人聽了，不但大方讓我拍照，還熱情相邀，歡迎我們爬山回來時一同享用。

鄉土人情，令人感動！

主人表示，從上午就開始堆土窯，我們經過時是下午三點左右，正在加柴燒窯。不過，我們幼時是用甘蔗葉，如今已很少人種甘蔗了。這個土窯又高又大，是我們以前堆的三倍大，相當壯觀。

太太第一次看到有人搭土窯，對烘窯過程完全不瞭解，我們自然就聊起幼時煙土窯的童趣。

煙土窯的「煙」，我在字典查不到，在電腦打字時，出現「轟」的讀



↑民國一〇三年春，王忠祥於健行途中，在大土窯邊留影。

較差的，也能有個小番薯。

當大家挖出足夠的番薯後，年紀較長的大哥哥，就請大家分頭找些不同大小的土塊來堆窯。由下而上，下層墊大土塊，愈往上愈小，慢慢堆疊成一座中空的小山；堆疊時儘量不要有大縫隙，必要時，得把大土塊敲打成所需要的形狀和大小，這也是一項技巧。這往往得由經驗好的大哥哥們來做，沒經驗的人，技巧不到位，往往堆到一半就垮了！

堆疊完成時，再檢查一遍，如有較大的縫隙，就用小土塊把洞補起來。我們年紀較小的，再去附近甘蔗田挖到又大又好的番薯；訣竅在尋找土中冒出的嫩芽，只要見到番薯芽，立刻用手把土撥開，用力往下挖，運氣好的，能挖出一條大番薯，

遇見綠繡眼

——老伴說：「綠繡眼的聲音更好聽，和白頭翁比起來，綠繡眼是女高音，白頭翁是男低音……」



【作者速寫】陳金鳳女士，榮民志眷，高中畢業，專職家管，長年偕夫投身音樂教育工作。

綠繡眼，只在櫻花盛開期間才會出現，櫻花落幕，牠們也跟着銷聲匿跡，必須等到來年，櫻花再度登場，才會再現身。這些野生鳥類雖漸漸出現在我們周遭，但是對人的戒心仍很強烈。

綠繡眼體型比白頭翁小很多，但一身黃綠羽裳在靛紅的櫻花叢中，特別顯眼出色；紅綠色調合成的絕美畫面，總讓我忍不住要將牠們留在快門裡。偏偏牠們在樓上拍，牠就住低處去；你在大門外拍，牠就往牆內閃，跟你玩捉迷藏似的，要捕捉到牠們與紅櫻花相得益彰的唯美圖案實在不容易。

幾星期前，兩次看到綠繡眼在櫻花樹間出沒。隔些時日到院子拿報紙時，白頭翁忽然聒噪起來。根據以往經驗，這種叫法是樹上有一「小白」了。到第三天，白頭翁急切的叫聲再起，老伴說：「綠繡眼的聲音更好聽，和白頭翁比起來，綠繡眼是女高音，白頭翁是男低音。這兩天的清晨，牠們都在對唱，好像在爭地盤。」

奇怪！依往日觀察，除了櫻花盛開期間，是看不到綠繡眼的，於是好奇地到樹下搜尋牠們的身影。果然

看到三隻尾羽尚未長成的鳥寶，腹部兩側羽毛仍然毛茸茸的，我以為是「小白」。須臾，看到綠繡眼——該是小綠繡眼的爹娘，輪流唧唧回食物來餵養，才確定是小綠繡眼，令我相當意外。

以往觀察白頭翁，還沒有高飛能力的雛鳥，親鳥會相隨守護著。不確定「小綠」這一家子，是從別處飛來這裡？還是一開始就在這裡築巢的？老伴說的男女對唱是在爭地盤，這會兒聽來，更像是白頭翁在教親睦鄰、守望相助：綠繡不在時，牠在發揮「幼音幼以及人之幼」的母愛，幫忙關照小綠；綠繡在時，則提醒牠：有人類在虎視眈眈了。

三隻小綠，其中一隻就蹲踞在我伸手可及的枝幹上。櫻花盛開期間，每次要捕捉成鳥畫面，常讓我在樹下追逐千百度而毫無所獲；如今這初生不畏人的小綠，一動不動地任我拍照，自然是滿心歡喜囉！

只是牠一直閉著雙眼，腹部還有明顯急促的起伏，看來精神不太好。老伴出來看一眼後說：「生病了！」但我不贊同，就如人類嬰兒：「現階段，牠們的任務就是健康平安長大！」

是睡覺。」因為牠還是會張嘴迎接親鳥的餵食。

一個鐘頭後，我運動回來，在大門外就往外枝幹瞧一眼，發現小鳥不見了：「飛走了嗎？」可是在我彎身要拔起門栓時，就看到一隻綠繡眼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，且有十數隻螞蟥在侵犯牠的眼睛。不確定是不是那隻精神不好的小綠，因為牠不是掉在枝幹下方，而是落在橫距兩公尺遠的大門外，也許是牠吧？想換地方蹲，卻力不從心，中途墜落。

依牠羽毛成長的進度來推算，應是破殼而出時，大雨連連連受了寒。去年一隻小白也是如此遭遇，不過牠擁有雙親全部的愛，輪流輪送食物餵養和時刻陪伴，兩天之後恢復健康。這隻小綠就沒那麼幸運了，因為親鳥還要照顧其它兩隻手足。

驅散螞蟥後，將牠捧起來，老伴說牠埋在樹下吧！之後，看到親鳥兩度來到枝幹附近，神色焦急地張望、呼喚著。我在心裡對牠說：「你的孩子不會再出現了！」幸好，另外兩隻小綠，都寸步不離地窩在一起等候親鳥來餵食。默默祝福牠們能健康平安長大！